

<<看不见的山>>

图书基本信息

## <<看不见的山>>

### 内容概要

《看不见的山》讲述人生传奇闪闪动人，痛苦总被深埋在时光的黑暗角落。

当莎乐美唤回母亲与外婆失落的灵魂碎片，才终于重新拥抱那足以移山的深沉爱恋。

在迷你小镇塔夸伦博，罕见的奇迹总在这里为新世纪拉开序幕。

1900年，莫名失踪的女婴帕哈丽塔重新出现，栖在村里最高的赛波树上，毫发无伤。

十七岁时，她嫁给了一位陌生的意大利男子，来到蒙得维的亚，开启了一个家族、三代女性在20世纪的传奇旅程。

蒙得维的亚——“我看见一座山”，一座没有山的城市却以此命名；执着、热烈，正如这座城里的男人、女人。

卡罗琳娜·德罗伯蒂斯用魔幻之笔写下乌拉圭三代女性的最强意志与真实心声，绘出一幅宏大而幽微的乌拉圭心灵画卷，成就一部华丽、抒情的奇迹之作。

## <<看不见的山>>

### 作者简介

卡罗琳娜·德罗伯蒂斯出生于一个乌拉圭家庭，曾移民英国、瑞士和美国。她深读乌拉圭20世纪历史，结合家族故事，写出这部令文坛惊叹的小说处女作。《看不见的山》一出版便登上欧美多个畅销书榜，卡罗琳娜·德罗伯蒂斯也成为当年最受瞩目的新人，更赢得“伊莎贝尔·阿连德接班人”的美誉。

目前作者定居美国奥克兰，在旧金山大学教授创意写作课程。

<<看不见的山>>

书籍目录

- 第一部 帕哈丽塔
- 第一章 树上冒出的女孩
- 第二章 神奇电线与桃源仙境
- 第二部 夏娃
- 第三章 声音、脸、酒杯、桌子、字句
- 第四章 脱胎换骨的艺术
- 第五章 横渡漆黑水面，那片秘密之海
- 第三部 莎乐美
- 第六章 众手推动的世界
- 第七章 铁兔子和融雪之歌
- 第八章 憧憬阳光
- 第九章 成千上万的柔软水舌
- 致谢

## &lt;&lt;看不见的山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第一章树上冒出的女孩莎乐美终于提笔写信时，女儿已是远在千里之外的陌生少女。

“消失的一切都在某处。

”她写道，仿佛物理学能够将时光倒转，挽救母女俩的关系。

这是她在学校学到的法则：能量既不会增加，也不会减少，没有东西会完全消失。

人也是一种能量，当我们看不见某人时，他只是去了其他地方或换了样貌，有时两者皆是。

唯有黑洞例外，它吞噬一切，不留一点痕迹。

但是莎乐美好像当它不存在似的继续振笔疾书。

她濡湿的裙子紧覆着双腿，手中的笔动得飞快，好像不受手的指使，频频勾勒草写字母的尖角、撇捺和圈圈，并在锐利的字母，如t、j、y和g的尾巴勾出花结，似乎想把这些字符串在一起，也把母女两人重新串在一起。

她写着写着，笔下的圈圈愈勾愈大，仿佛需要更多的绳索，将心底被吹散的东西重新捆绑住，或许不只是心底，还有身边、过去的一切，包括母亲和外婆的年代那些莎乐美从未经历过，却流传下来的故事。

这些源源不绝的故事总是不请自来，有时慢条斯理传进耳中，有时却来势汹汹，足以将人淹没或冲上云霄。

有些故事并未流传下来，徒留空洞的沉默。

不过，如果消失的一切仍在某处，那么，这些故事必然还在世界上某个隐蔽的角落继续呼吸、发光。

每个世纪的第一天总是与众不同，位于乌拉圭的迷你小镇塔夸伦博尤其如此。

罕见的奇迹总是在这里替新的世纪拉开序幕，小镇也因此闻名。

所以那天早晨，镇上所有人都做好了准备，好奇不安地翘首企盼，有人喝得烂醉，有人不停祷告，有人接连灌酒，有人在树丛下亲热，有人倚在马鞍上，也有人一杯接一杯冲泡马黛茶驱逐睡意，等着看新世纪会发生什么出人意料之事。

一个世纪前，也就是1800年，当乌拉圭还不是个国家，只是殖民地时，教堂的圣坛在新年第一天出现了好几大篓紫色浆果。

这些从天而降的浆果透熟多汁，足以让全村的人吃两大回合还绰绰有余。

圣坛侍童罗武斯蒂亚诺亲眼看见神父开门时，发现耶稣脚底下的礼物热得渗汁。

尔后的日子里，他年年都会描述神父目睹这一切时的表情：紫色浆果沉浸在从彩绘玻璃射进来的阳光下，冒着水珠，篓子足足有两个大男人的胸膛那么宽，香气蒸腾得连上帝也要陶醉。

罗武斯蒂亚诺花了一整天，甚至一辈子转述当时的现场实况：“神父脸色白得像纸，接着涨红了脸，两眼一翻，突然砰的倒在地上！

我跑过去摇他，大喊‘神父！

神父！

’，他人却绷得跟石头一样。

”多年后，他还会补上这么一段：“那味道对他来说太浓烈啦，你也知道，就像是女人性高潮后所散发的气味。

可怜的神父每天晚上独守空闺，这下子可受不了，一堆被太阳晒得热乎乎的浆果出现在教堂，他根本消受不起。

”女人、牛仔和孩童都现身享用这些浆果，在教堂听众席长椅上看到蜂拥而来的村民还真令人不习惯。

这些浆果小而圆，熟而辛辣，和当地的品种全都不同。

当村民都躺下来睡午觉帮助消化时，一位八十几岁的老太太站上讲坛，告诉大家她小时候听来的那些世纪之初发生在塔夸伦博的奇迹。

“我告诉你们，”她说，“这是属于我们的奇迹。

”她的下巴沾满说服力十足的紫色浆液。

“奇迹就是奇迹，经常说来就来，却不保证带来你祈求的东西，但你只能接受。

## &lt;&lt;看不见的山&gt;&gt;

奇迹隐藏在日常生活里。

”她如实转述前人所流传下来、一百年前（也就是1700年新年当天）发生的故事，大家不疑有他。

话说，那天古老的印第安图皮-瓜拉尼语歌声在空中飘扬，从日出延续至隔日破晓。

虽然当时大部分的塔夸伦博居民都有印第安血统，很多人却已经不懂母语。

不过，那夹杂喉音，听起来如溪流冲击石砾、水花四溅般轻快的旋律却是毋庸置疑的。

人人都听见了歌曲，却无人能找到歌手。

音乐在风中流窜，时而缥缈，时而浓烈，时而破碎。

帕哈丽塔还小的时候，就听遍了这些浆果、风中的歌和紫色女人的故事。

她不知道瓜拉尼语听起来像什么，她在家里听到的净是塔夸伦博的西班牙语、火焰的呼呼声、刀子划过洋葱的断奏、蒂塔姑姑裙摆摩擦的微响、哥哥的烂吉他发出的尖锐哀号、外头的牛鸣、马蹄声、鸡群的争斗喧哗、哥哥对鸡群的破口大骂，还有蒂塔姑姑折叠、清洁、搅拌、切剁、洒扫和泼水的声音。

蒂塔姑姑平常难得开口，不过一旦说起故事便停不下来，不仅掏心挖肺，还严格要求大家洗耳恭听。她总是在做菜的时候说故事，故事从她口中潺潺流出，沾湿所有角落，使得没有隔间的小屋满溢着流动的幽魂。

“你要知道，”她会说，“为什么你哥哥叫阿蒂加斯。

”帕哈丽塔一听，就明白又是帮姑姑剁牛肉、炖汤的时候了。

她对故事的来龙去脉已经了如指掌，就好像她还没握刀，就已经知道刀的形状。

她点头应好，走到姑姑身边，把耳朵张得像井口般大。

“他跟你曾祖父同名。

我知道有人不相信，但乌拉圭伟大的解放英雄何塞？

赫瓦西奥？

阿蒂加斯就是我祖父，这点千真万确。

没错，他率领牛仔、印第安人和重获自由的奴隶发动独立战争，大家都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，下次我再告诉你这段故事。

不过他也在一个牛仔之女安娜莉狄亚的肚皮里播了种。

这个发长及膝的姑娘做的血香肠，可是黑河北岸最好的。

当时她才十四岁，说了别人也不会相信，但是你甭管别人，无论如何你都得把历史传承下去。

看着，帕哈丽塔，把肉切小块一点，像这样。

”她监督帕哈丽塔剁肉，直到满意为止，接着弯腰翻动灶里的炭，身后飘浮着一个透明、留着乌溜溜秀发的女孩，捧着血香肠，睁大双眼，反复挤捏香肠肉。

“这么说吧，1820年的某个晚上，何塞？

赫瓦西奥和安娜莉狄亚在兽皮上翻云覆雨，这事正好发生在他被巴西人击退之前。

后来他逃到巴拉圭的森林里，从此断了音讯。

安娜莉狄亚生了个完美的女娃，名叫雅丝贝兰莎，也就是我妈妈，你还记得她的名字吧？

她比撒野的牛还健壮，长大后爱上了疯牛仔‘长刀’，也就是你爷爷。

‘长刀’出生时叫里卡多？

托瑞斯，但他很快就替自己赢得更贴切的称号。

他人如其名，挥舞长刀的技术无人能及，连天使都甘拜下风。

”帕哈丽塔剁呀剁，看见年轻的牛仔爷爷高举长刀，刀锋熠熠生光，鲜红的牛血从刀口滴落到地面。

“在你爸爸和我都还没出生前，‘长刀’最出名的就是他那温柔的嗓子、暴烈的性格，还有百发百中的技术。

他驰骋在草原上，挥舞长刀、流星锤和套索，追赶牲畜，取它们的肉和皮毛卖到南方的港口，然后

到舶来品店买来自印度和罗马的珠宝等礼物，送给雅丝贝兰莎。

可是她不稀罕，把礼物成堆放在家里的角落。

对她而言，这些都不重要，她只要他陪在身边就好，却因此吃了很多苦。

我出生时，她身边一个人也没有。

## &lt;&lt;看不见的山&gt;&gt;

后来她读了翁布树和赛波树 茶叶揭示的预言，吓得花容失色，因为它们发出了清楚、明白却可怕的警讯-战争四起，每过一季就产生一个新的暴君，组织军队，歼灭别的军队，称霸后又失势；年轻人相互残杀，将人大卸八块丢给狗吃，血流成河，简直可以染红大地。

别做鬼脸，帕哈丽塔。

瞧，水开了。

”帕哈丽塔蹲下来，在烧得红烫的锅里放入牛肉。

那是新鲜的牛肉，可不是年轻人的血肉。

落日将泥地、桌子和兽皮毯照得发亮，点灯的时间快到了。

“总而言之，‘长刀’和雅丝贝兰莎住的乡村饱受战火摧残。

不久之后，萨拉维亚家的两兄弟阿帕里西奥和古梅辛多到来。

他们在塔夸伦博招募军队，企图推翻当时的暴君，争取独立，并自信可以打胜仗。

你爷爷对他们说的话深信不疑，跟着他们离开了乌拉圭，跑到巴西作战。

但他绝口不提曾经亲眼目睹的战争，发誓就算要下地狱也不愿提到那些往事，还说连魔鬼都听不下去。

所以那些事我们一无所知，但我们确实知道他亲手埋葬了古梅辛多，又亲眼看着敌人把他的遗体挖出来，斩了他的头沿街示众。

三年后，‘长刀’连滚带爬回到雅丝贝兰莎身边，一起盖了座小棚屋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站的地方，你爸爸和哥哥都是在这里出生的，这也是你哥哥之所以叫阿蒂加斯的由来。

”蒂塔姑姑搅拌炖汤时陷入了沉默。

帕哈丽塔清洗刀碗时胡思乱想，脑中净是被砍下的头颅、长长的头发和国外进口的珠宝。

阿蒂加斯清楚记得蒂塔姑姑是什么时候搬进来的。

时间是1899年，帕哈丽塔第一次出生，在树和奇迹发生之前。

那年他刚满四岁，母亲拉罗哈难产而死，只留下一片血海与一个睁着黑色大眼珠的女婴。

上一回生产也是以死亡告终，只不过死的是婴儿，妈妈则活下来继续煮饭唱歌。

这一回，她却一动也不动，血泊浸湿了家人睡觉时盖的层层兽皮，兽皮全数报废。

看到爸爸米格尔哭着拿着兽皮磨搓自己的脸，任由鲜血染红脸庞，阿蒂加斯吓坏了。

尽管女婴号啕大哭，米格尔却充耳不闻，害得当晚大家都无法入眠。

隔天蒂塔姑姑赶来，检视棚屋一圈：拉罗哈的牛头骨凳不在桌旁的位置，而是被米格尔握在手里。

他面朝墙僵直地坐着，阿蒂加斯则坐在背后发硬的兽皮上，怀中抱着扭动的婴儿，灶炕又空又冷。

蒂塔姑姑煮了一锅食物，擦掉了墙上的血迹，炸了些煎饼，把作废的兽皮拖出屋外，又清理了衣物。

她在四座小山丘之外找到一个年轻奶妈，哺育这个尚未命名的女婴。

围在塔夸伦博井边闲话的人都称她“那个娃儿”。

阿蒂加斯很高兴姑姑能留下来陪他们，他的姑姑就像翁布树一样，树干粗壮，沉默地活着。

他在姑姑的树荫下栖身，靠着她温暖的树皮歇息。

季节遽变，由寒转热，忽而又冷，米格尔渐渐变得心如铁石，硬如烟熏牛肉。

有天晚上，严冬的寒风钻入墙缝，屋外的树在澄澈的天空下弯曲摇摆，天上的月亮大得可以从肚脐里吐出小牛，女娃在蒂塔的怀里哭了起来。

“叫她闭嘴，蒂塔。

”米格尔说道。

“要怪就怪风，而且她正在长牙。

”“杀死这小贱货好了！”

”阿蒂加斯瑟缩在阴影中，他那没有名字的妹妹睁着大眼睛看着父亲。

蒂塔姑姑开口：“米格尔。

”“闭嘴。

”“米格尔，冷静点。

”“我很冷静，我说杀了她。

”蒂塔姑姑瞪着阿蒂加斯，将怀中的女婴抱得更紧，阿蒂加斯则瞪着女婴，女婴也目不转睛地回望。

## &lt;&lt;看不见的山&gt;&gt;

看着爸爸脸上简直可以把人碎尸万段的表情，阿蒂加斯吓得屁滚尿流。

火渐渐熄灭，发出细微的爆裂声，米格尔转身推开门口的皮革门帘，走了出去。

阿蒂加斯想象爸爸孤单地站在外头，天上有三三两两的星辰。

接着他听到父亲跨上马背，穿越原野而去。

第二天早上，女婴失踪了。

虽然他们一家子都睡在同一张兽皮上，却没有人发觉她消失了。

他们在附近做了地毯式的搜索，但无功而返：没有爬行的痕迹、没有线索、没有婴儿的尸骸。

女婴消失一星期后，流传在塔夸伦博的闲言闲语都认为她已经死了。

按照虔诚的罗莎太太的说法，她被天使带到天堂去了。

但事实上女婴是因为饥饿、遭人遗弃、落入鹰爪而死的。

她死时没有名字，无依无靠。

面对流言飞语，米格尔不发一语，不置可否，无泪也无笑。

只有蒂塔马不停蹄、锲而不舍地搜寻着女婴的下落。

她踏破铁鞋，访遍油绿的原野、低矮的山丘、茂密的树丛、高大多荫的树林，以及通往镇上那片阳光充沛的斜坡、广场、教堂、三口石井和每户人家。

那些零星散落在风景里的棚屋，看起来像开了窗的小方盒，里头的女人总是喋喋不休，此刻却表示爱莫能助。

入夜后，她会泡翁布树叶和赛波树叶做的茶，盯着湿热的茶叶形状寻找有关女婴下落的谕示，就算能读出她已死亡的讯息也好，可惜毫无斩获，只好继续搜寻下去。

在几次寻人的过程中，蒂塔把阿蒂加斯带在身边，其中一次经验日后对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（多年后，年迈的他扛着来复枪穿越丛林时，也曾自忖：如果没有那一天的经历，或许他只会在塔夸伦博过着平淡无奇的一生）。

那是个礼拜天，一早全家人便到镇上的教堂参加弥撒。

阿蒂加斯非常厌恶教堂，因为它会勾起他最后一次看到母亲穿着黑色寿衣，被野花环绕的回忆。

神父说得兴致高昂、口沫横飞，但阿蒂加斯的膝盖酸极了。

回家的路上，姑姑毫无预警，未多做解释便策马往另外一个方向驰去。

阿蒂加斯举目四望，扫视草原、高大的尤加利树和远处的羊群，却不见妹妹的身影。

两人沉默地骑马前行，四周洒满炽热的阳光。

一小时后，阿蒂加斯再也坐不住了。

“姑姑，”他问，“我们还要找多久？”

蒂塔不答话，也没有放慢速度。

她的裙摆摩擦马身，沙沙作响。

之所以兜这一圈，也许是因为她想找某种特殊的嫩芽、卷叶或苦涩的根来做草药或膏药。

蒂塔时时刻刻都在搜集这些东西，镇上的人都笑她，因为她为了装从别人地盘上拔来的草，总是把裙子撩到大腿。

加德尔家的男孩曾经因此嘲笑阿蒂加斯：“我看你姑姑腿上都是烂泥巴，她疯了吧？”

整天找死娃娃！

”他为此把他们教训了一顿，弄得遍体鳞伤才回家。

蒂塔忽然停了下来，跳下马背，驻足不前。

阿蒂加斯也跟着下马。

他们站在一片陌生的草原上，没有牛羊，杳无人迹，更没有女婴从天而降，草原上除了几棵翁布树之外，一无所有。

空旷。

无边无际。

这样的地方，是找不到妹妹的，毕竟女婴是无法在野外生存的呀。

就算找到，大概也被撕碎了，和走失的羊一样，只剩下白骨和咬烂的肉。

阿蒂加斯坐了下来，望着姑姑的背影，看姑姑漆黑的辫子像条缝线般划过背脊，站得挺直。



## &lt;&lt;看不见的山&gt;&gt;

他等啊等，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

阳光炙热，热得他想揍什么东西出气。

这草原又秃又蠢，太阳毒辣，姑姑站着，纹丝不动。

他忽地跳了起来，说：“姑姑，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啊？”

“我们在聆听。

听鸟。

”听到这奇怪的说法，阿蒂加斯开口想抗议。

但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在下一口气还没吸上来，嘴巴还来不及张开前，整个草原的声音突然充盈了他的身体。

鸟儿在天际与叶间啁啾，好似在他体内绽裂的骨头中高歌；抑扬顿挫的鸟鸣声在血肉和叶缝中哀鸣、低吟、哭喊，倾吐不可说的秘密，教人难以承受。

他不能理解这一切：草原、敞开喉咙喧嚣的小鸟、宽阔的世界。

那声音回荡开来，倾泻神秘的旋律，几乎让他失魂落魄。

惊慌失措的他想尿尿、哭泣，却无能为力，只好把脸埋进散发馥郁清香的草丛，聆听鸟鸣。

那天他们并没有找到女婴。

实际上，新年当天快马加鞭赶到广场报告消息的，既不是蒂塔也不是阿蒂加斯，而是年轻的卡丽塔·罗夫莱斯。

阿蒂加斯看见胡桃色的辫子在她身后飞扬，和她的马好像浸过同样的染色剂似的，颜色和光泽如出一辙。

她来的时机正好，新世纪刚过了九个小时，广场上的石板在早晨阳光的注视下嘶嘶作响，而打呼的醉汉、年轻的情侣、流浪狗和抱着破吉他的阿蒂加斯（此时他正用吃奶的力气努力制造非常微渺的吉他声）三三两两地逗留在这个派对据点。

打从午夜十二点就进教堂的罗莎太太，到现在还没出来。

其实她从圣诞节就开始斋戒，乞求上帝别带来不幸（大屠杀、霍乱或丈夫偷情之类）。

尽管如此，大家从来不把她的认真当一回事。

自从三年前她儿子加入阿帕里西奥？

萨拉维亚率领的反叛军一去无返之后，她便不停地斋戒祷告。

丈夫找不到她时，只要骑马到教堂，一把将跪着的妻子抓回家做饭即可。

人们都称赞她丈夫忍功了得，不过，让他戴绿帽的是上帝，也只能算他倒霉！

“我发现奇迹了！”

”卡丽塔喊道，“赛波树上出现了婴儿！”

”瞬间，阿蒂加斯停止拨弦，情侣停止接吻，连坐在长椅上的店老板阿方索都醉醺醺地抬起头。

“你确定吗？”

”“当然确定。

”“咱们瞧瞧去。

”出发前，他们先进礼拜堂通知罗莎太太。

彩绘玻璃的柔光越过头顶，轻轻掠过长椅，踱过长长的走道，映在罗莎太太虔诚的背上。

卡丽塔沾了圣水，草草画了个十字。

为了美丽的卡丽塔，阿蒂加斯也赶紧依样画葫芦。

“罗莎太太，”卡丽塔低声说，“奇迹发生了，赛波树上有个婴儿！”

”罗莎太太的目光从念珠上抬起。

“婴儿？”

”“是的。

”“噢，”她蹙眉道，“天赐之福啊。

”他们策马沿着泥土路，往塔夸伦博的东面直奔。

阿蒂加斯也跨上热乎乎的马背，虽然彻夜未眠导致的强烈疲倦已经袭来，但是他不想休息，只想骑到镇的边境、骑到天涯海角。

## &lt;&lt;看不见的山&gt;&gt;

新世纪到了，他可以无止境地骑下去，而这个婴儿可能是……不，不会的，不可能……但如果真的是……鲜明的色彩在他四周环绕：夏季草原的绿与金黄、早晨天空的湛蓝，还有深棕色的小棚屋，越来越多人从小棚屋里出来，加入他们的行列。

扎头巾的女人从门帘后探头出来打听消息，匆匆出门时灶里的余烬还闪着火光，那些在太阳底下喝马黛茶的男人们也纷纷替马松绑，把孩子往马鞍上一揽便出发了。

人群一下子就暴增两倍，接着四倍，和那些席卷各村庄的军队一样迅速增长。

当他们抵达时，已经日正当中，太阳开始准备下山。

那树亭亭如盖，覆着东边那口井，而在离地三十米的树顶上，坐着一个抓着细枝的小女孩。

她还不满一岁，肤色比巧克力淡两个色阶，高高的颧骨，披着乱发，眼睛像生日蛋糕一样又圆又湿。

她看起来毫无惧色，也没有想从树上下来的意思。

阿蒂加斯把头仰得老高，殷切企盼能引起她的注意。

“看我一眼吧。

” “她是巫婆！

” 有个女人说道。

“巫婆送我们一个小女巫！

” “别闹了，”罗莎太太怒道，“她是来保佑塔夸伦博的天使。

” “怎么保佑？

下场婴儿便便雨吗？

” “她才不是天使，不过是个小娃儿。

” “而且脏兮兮的。

” “说不定她是加里巴尔迪家的小孩，他们整天爬树。

” “只有加里巴尔迪家的小男孩才爬树啦。

” “而且只爬翁布树。

” “没错，有谁爬得上这棵树呢？

” 五十个塔夸伦博的村民仰头望着小女孩。

这棵树看起来大得出奇，如果是枝丫低矮、容易攀爬的翁布树，那就不算奇迹或神话，自然也不会被传颂九十年之久，但是这棵树据说是塔夸伦博最高的赛波树，最低的枝丫离地面至少也有几米高，很难想象有哪个成人可以摇摇晃晃地抱着婴儿爬上树，更别说是婴儿自己爬上去。

“很好，罗莎太太，你要的奇迹出现了。

” “这是我们的奇迹。

”

……

<<看不见的山>>

编辑推荐

伊莎贝尔·阿连德的接班人 写下最受瞩目的拉美文学新作《看不见的山》 意大利瑞吉昂·朱利新人小说奖 《奥普拉》杂志、《书单》杂志、《旧金山编年史报》年度最佳好书 《看不见的山》横扫欧美各大文学排行榜

<<看不见的山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